由此可以説明,寶鑑是實有其人的。《夷堅志》雖然是一部志怪小説,但其中也確有一些真實的故事和人物。《宣和遺事》有不少虚構的故事,然而也有一些符合史實的細節。

《對兩編》辨偽

《對兩編》一卷,題宋洪邁撰,見于《五朝小説》及《説郛》(宛委山堂本)卷七十四。此書實鈔自《容齋隨筆》,顯爲僞書。其第一條《雨聲孤寺》即《容齋隨筆》卷四《李頎詩》,第二條《長歌之哀》見《隨筆》卷二,第三條《西極化人》見《四筆》卷一,第四條《鈷鉧滄浪》見《三筆》卷九,第五條《畏人索報書》見《五筆》卷九,第六條《白公俸禄》見《五筆》卷八,原題《白公説俸禄》,第七條《士之處世》見《隨筆》卷十四,第八條《人生五計》見《五筆》卷三,第九條《盛衰不可常》見《五筆》卷七,第十條《治生從宦》見《隨筆》卷八,第十一條《孫馬兩公所言》見《五筆》卷二,第十二條《劉公榮》見《隨筆》卷十二,第十三條《蘇子由詩》見《隨筆》卷十五,第十四條《世事不可料》見《隨筆》卷十五,第十五條《真假皆妄》見《隨筆》卷十六,第十六條《白公感石》見《五筆》卷八,第十七條《東坡三詩》見《三筆》卷十,第十八條《東坡和陶詩》見《三筆》卷三,第十九條《東坡慕樂天》見《三筆》卷五,第二十條《李益盧綸詩》見《隨筆》卷九,第二十一條《問故居》見《五筆》卷一,第二十二條《唐人草堂詩句》見《五筆》卷十。惟末條《周孔醒醉》尚待考索。除第一條題目出于篡改,餘二十一條題目亦同原書。我以半日之力,核對《容齋隨筆》,確證其爲僞托,因詳注其出處如上,以免後人誤信。《中國文學大辭典》[①] 收録此書,故不惜辨之以破惑。

① 《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1版,637頁。

一枚契丹大字印章的解讀

劉 鳳 翥

十餘年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羅隨祖先生給我寄來一份契丹大字印章的印模照片,命我進行鑒定。印模上有三行篆體契丹大字,每行三個,共九個契丹大字。雖然印背上有三個"左都監"的漢字提示,但限於我當時解讀契丹大字的水平,我當時僅提出兩條膚淺的鑒定意見。一爲此印上的文字爲契丹大字;二爲印文最後一字亦爲"印"字之義。事隔七八年之後,我又釋出了此印倒數第二字爲漢語借詞"監"[①]。囿於一個契丹大字對譯一個漢字的錯誤觀念,致使此印長期不能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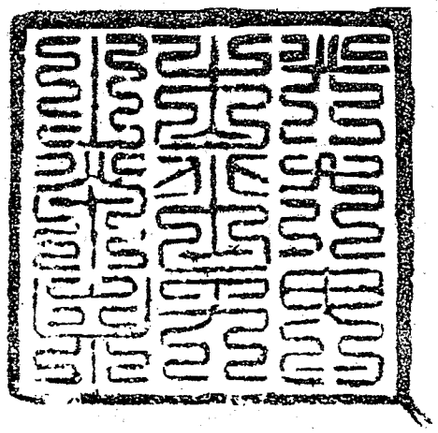
近幾年來,由於契丹大字墓誌的不斷出土和解讀成果的積累以及對契丹大字性質認識的逐步深入,終於出現了徹底解讀此印中契丹大字的轉機。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契丹大字音譯漢字時不僅僅有一個契丹大字音譯一個漢字的情況,也有用兩個或三個契丹大字音譯一個漢字的情況。按着這樣的思路再去解讀此印就好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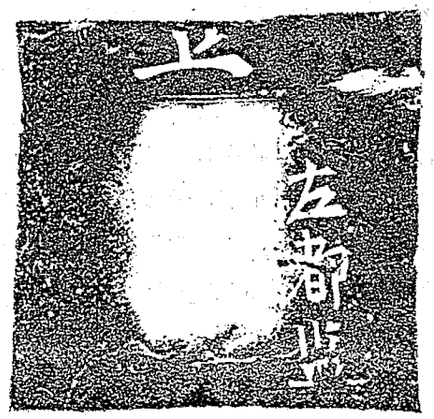
印模第一個字楷體作兆,此字在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第二行翻譯漢語借詞"千牛衛上將軍"的"牛"字時作聲母。在契丹小字《耶律弘辯墓誌銘》第八行翻譯漢語借詞"千牛衛將軍"中"牛"的契丹小字作[②]。此契丹小字由兩個契丹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音[ŋ][③],作聲母。同爲音譯漢字"牛"字聲母的契丹大字也應音[ŋ]。此印第三個字的楷體作。此字在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中音譯漢字"建"、"勸"二字時作韵母使,音[an]。在契丹語中,"元帥"爲漢語借詞。音譯漢語借詞"元帥"中"元"字的契丹小字出現在《蕭仲恭墓誌》第十八行,作[④]。它由三個契丹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正是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原字音[ue][⑤]。第三個原字音[an][⑥]。此印第二個字的楷體爲。如果把此字擬音爲[ue],則此印的前三個字恰是漢字"元"的音譯。此印第四和第五個字的楷體分别作夫、坐。此二字經

① 劉鳳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7期,第322頁。
② 陳乃雄、楊傑:《烏日根塔拉遼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誌銘考釋》,《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79頁。
③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第153頁。
④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第803頁。
⑤ 同上,第152頁。
⑥ 《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年第4期,第34頁。

常與前面的三個字連起來用,可見它們是一個詞組。例如契丹大字《耶律習涅墓誌》第三行就有此詞組。漢字《耶律習涅墓誌》有"兵馬大元帥諱習寧,小字盧不姑,即公之六代祖也"。契丹大字部分前幾行也是叙述墓主人先輩的情況。因此可以推斷此五個契丹大字乃是音譯的漢語借詞詞組"元帥"。進而可以推斷此印第六個字乃是漢語借詞"左"的音譯;第七個字乃是漢語借詞"都"的音譯。全印九個契丹大字爲"元帥左都監印"之義。除了"印"義字的語音不詳外,"元帥左都監"爲漢語借詞。

雖然遼代没有"元帥左都監"的官職,但金代都元帥府有"左都監"、"右都監"的官員,皆爲從三品①。而且金代前期仍通行契丹文字。還有金代的漢字印文爲"元帥左都監印"的銅印傳世②。銅印現存河北省博物館,正方形,每邊長九釐米,鈕端刻"上"字。至於不分左右的印文爲"元帥都監之印"金代銅印傳世的更多③。我們前面考釋的契丹大字銅印的印鈕頂端也刻有漢字"上"。印模照片爲正方形,每邊長八釐米。因爲是照片,不是原印模。原印的尺寸雖然不詳,但形制上與河北省博物館所存的漢字銅印極爲相似。因此,我們推測上述契丹大字銅印爲金代早期文物。





① 《金史》卷55百官志一。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北京版,第1238頁。
② 景愛:《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第92頁。
③ 景愛:《金代官印集》,第93至96頁。

遼代的渤海遺民

——以東丹國和定安國爲中心

劉 浦 江

從公元7世紀末至10世紀初,渤海在東北亞政治舞臺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渤海亡國後,渤海人在遼金兩朝時期仍非常活躍,直到13世紀以後,這個民族才從歷史上消失。20世紀以來的渤海史研究,實際上主要是對渤海國史的研究,而渤海亡國以後的渤海遺民則很少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時至今日,有關渤海遺民在遼朝一代的政治活動,仍有許多晦暗不明的地方,尤其是東丹國始末,定安國與渤海遺民的關係,以及所謂"後渤海國"的問題等等。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釐清若干史實,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豐富我們對於渤海族後期歷史的認識。

一、渤海亡國前後的時局

公元10世紀初,崛起於西剌木倫河流域的契丹人,以其强有力的軍事擴張迅速改變着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版圖,而與此同時,昔日的海東盛國渤海却日益走向衰落。某些迹象表明,在渤海末代國王大諲譔在位末年,朝廷内部可能存在着激烈的權力之争,根據高麗方面的文獻記載,在渤海亡國前一年,發生了多起渤海大臣亡命高麗的事件:高麗太祖八年(925年)九月丙申,"渤海將軍申德等五百人來投";同月庚子,"渤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謇,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率民一百户來附";十二月戊子,"渤海左首衛小將冒豆干、檢校開國男朴漁等率民一千户來附"①。這些叛逃者多爲王族大氏或朝廷顯宦,可見當時渤海統治集團内部一定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事變,契丹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兵滅掉渤海的。遼太宗時,耶律羽之在給朝廷的上疏中就這樣認爲:"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

① 《高麗史》卷一《太祖世家》。